



中山先生詩集
五之六

三

16
1533
36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圖書圖
寄第
第 號
第 卷
此書不外館許帶出



和
1533
卷



羅山林先生詩集卷第五

紀行五

戊子日光紀行

慶安元年
五十五首

戊子四月供奉日光山十二日之夜發自江
戶曉遇雨卯時著岩築余曾三十二年前陪
侍台德相公始登山是日駿洲久能山移
東照大神君于此山之時也爾來往來
至今十餘度

三十三年東照神吾儕來往事何頻籃輿吹面

黃梅雨竹扇支頤白髮人

十四日早行渡利根川浮橋

利根河廣影涵虛波面坦平無險阻天子造舟今
不異笑他溱洧借乘輿

是日見路傍青麥

且喜有年迎麥秋無邊穗色與雲侔
吹動平陸驚看翠浪浮

此晚從行到古河城

上井遠江守利隆為城主續父利勝家

郊迎台駕敬周巡夏木欣欣雨霽辰令嗣唯今

襲封邑利根河舊壘隍新

古河城賴政曲輪

俗呼城隅為曲輪按禮記每曲揖讓亦謂庭隅乎

自此至江戸航艇浮利根川順流自江戸至此則避河而外共便於漕運云

賴政何時到坂東遂令壘跡永無窮利根如鐵急
於箭映月猶看射鶴弓

足利基氏依父尊氏旨管領東關八州而據

鎌倉屢有戰功其家老上杉氏執事有力遂
至使基氏子孫稱御所上杉自稱管領亦是

緣京都柳營以斯波細川畠山為三管領故

耶其後亂兵荐起八州之際割據者不少御
所管領皆衰微近世其後亂之女子在古河
男孫在喜連川共稱御所逮于秀吉公之東
行乃使古河喜連川共為夫婦同居焉賜古
河于武夫云喜連川與古河
相去一里餘

足利從來是一雄上杖扶助立軍功東關御所式

微久草木山川在露中

適小山小山遠結城纔可二里源賴朝卿時
有小山某結城某同出即藤原秀卿

之後共一世之勇士也而
今焉在哉豈不感慨乎

秀卿苗裔兩精兵十歲餘風有感情人世久居雖
必變大名不改小山名

十五日入宇都宮世稱此神者二荒山神之
子也宇都宮額曰正一位

勲一等日光大明神

野洲草木向神風一位一勲人所崇昭穆昔時猶
父子二荒社與宇都宮

十六日登日光山

老晚強扶為此遊仰瞻木末時宮樓雲間黑髮笑
何事山不白頭人白頭

是日亭午後 青油幕入山 絕巔雪未消

太旆凌雲泉右開巖瞻斗仰殿門陔雪山却是時
東域輕重祇緣人去來

十七日例祭

此日幸逢梅潦晴衣冠於漢既遊行吾儕信敬可
嚴畏神在輿中見倚衡

此時摘脇淡君所詠日光山 東照宮三十

三周忌四月十七日祭禮之高歌末字

仙蹤已過三十歲靈輿遊時山雲霽歷代國忌立

下風終身喪餘如在祭

十八日快晴 大樹詣宮有法華八講 第五卷

碧瓦朱甍深谷涯簪裾座上映袈裟夏山朝暮現

天女不雨黃梅只雨花

八講第五卷日行道

此身與法不相離何故常隨仕阿私辛苦芬陀傳
受後靈山一會儼然時

又

為求法寶尚勞劬龍女奉持無價珠洒掃侍陪皆

老懶拾薪汲水愧浮屠

八講初後兩日行香

何世天人配寶薰衣冠鶴立繞成群若非桂子月中落定是椒蘭霧裏焚

漫摘脇淡牧法花八講倭歌末字

列國攀躋二荒嶠恭敬瞻仰拜靈廟漁嵐吹度樹林間玄義岩窟同一妙

次韻下冷泉藤羽林為景二荒山齋筵詩

古記
云山中有佛法僧鳥

釵佩衲衣同一會講經朝暮雨花檐尊前唱偈紺金字掌上行香珠玉奩纖纖太車牛吼座聲聲三寶鳥窺簾箇中交際是方外元在青松周在瀛

飛鳥井前亞相藤君有日光山東照宮三

十三回忌之佳詠漫撮其末字以為韻綴野

詩一絕呈焉

三十三周日月徂冕衣毳衲澗溪途白雲深處青雲出講席天花郁郁乎

十九日雨降藥師堂法華曼荼羅供大樹

詣堂

深山氣候有晴陰杜宇依佈三寶音本地堂頭看活佛誰知還死法華心

遙拜石高顯

不泐不磨千億年箇中分座一金仙雲根地骨元皆石化作長星飛上天

三佛堂

彌陀左右馬頭千手

造營破費萬千工安養補陀同座中妄把三光比三佛山堂亦是梵天宮

賴朝堂

未詳其所起也蓋賴朝擊與州藤原泰衡時折于宇都宮槐在彼綠起中由是日光山中亦有此堂欵○勝道開山時以二荒為補陀落其後訓音轉近也

源氏威風一旦揚東關草靡入鎌倉髻中尊頂觀音像又陟補陀居此堂

是行也寄宿于稍荷河邊矮屋二間猶幸向陽子先行少少補治之裁可以容安而已經五日以後移僑于坊內與向陽所信信為接鄰充便於來往

輕與潤道阿舅雨屢經過桑下戀三宿樹陰汲一
河惡若蹲踞虎盤坡屈蟠蛇似徒葛仙宅未安邵
子窩緝園幽事少銀氣親貪多鬼眼白如許屏顏
青只麼未看聞唄鹿每打報更鼉幸被杜鵑促飯
歟聊感歌

在山時時驛吏得家書便聞其平安報我無
恙因以老杜所謂家書抵萬金爲韻賦五絕
句粗記山中所見云

白雲捧出錦袈裟木客桑門躑躅花移得淨瑠璃

世界翠微連處藥王家

谷飲岩栖只草廬觀金逐歲得贏餘一經一咒直
無價塵視人間辛苦書

佛爲他奴拜首替汚吏支給細鹽米施僧會如鳥

鵲群崑山豈啻珠玉抵

車馬滿山雷處奔烟霞泉石揚塵全百味盛膳供

伊蒲笑殺何曾纔食萬

匠者入山爭嶮心樹林水鳥亦喧音尋思蕭行有
功德粧飾多多六六金

又和家字韻

曠野平原蒼莽遐朝朝東海見紅赭胸中袖裏有
陽里萬卷文房是我家

三寶布施

追善當時布施加分明真俗共紛奢三輪清淨須
休說細載黃金知幾車
其東照宮粉墻石階下左右朝鮮所貢之鐘鏤
谷始銘以記之因架焉其右有中山國主所獻太
世東銅灯笼亦架焉

東瞻靈威播異方兆民欲敬德猶香龍燈傳自琉
球海鯨韻吼從韓嶺霜

若狹羽林以公命携向陽赴日光山先余行
五日今復後余而留二日多於先後余者共
七日是為令觀齋會所終始而筆之于書故
也余不能不深思甚愛也然公事綴固可
入數不勤勞乎

橋梓同行互後先目前膝下意相憐半宵灯火尋
常際一日黃河五百年

常來韻了的山管橋絕句

山上泉簾流作河卧波橋影似龍蛇莫言寂寞無人境脚底雷聲自此過

二十六日余從若狹羽林而出山此夕宿于

鹿沼距日光七里許

同出日光俱早行道傍夏木漸繁榮緬懷靈園有池沼不聽啾啾不見華

道中有所見

菱舍行過跡已陳風速雨往馬蹄塵紙今掌內握

桑城億兆臣民奉一人

二十七日朝過壬生若狹羽林有室八嶋倭

歌因取其尾字以為韻賦絕句呈焉室八嶋去壬生

三分一里之大分古來以為名蹟

室是壬生蒼莽隈野洲名蹟掃塵埃八洲風水成文字歌與煙波共羨哉

二十九日小盡早行

一片曙雲閑玉繩雞聲初報已晨興擔夫驛馬奔相喚炬火夾輿疑日昇

過千手河橋入間河下流為千手川又流為淺草川自千手僅一里許至東

觀山其側曰下谷其上有余別墅

別業隔陰森瞻望慰我心下流歸淺草方泳廣俗深

歸家不恙偶思劉靜脩所謂杜鵑解道淵明語之句

孟夏遄遄晦日天一家顏色共欣然歸來未得陶潛解獨向庭松聽杜鵑

若依羽林歸府路次寄使于函三告以歸到

且問其無它否冗中恫意可以見焉

日光事畢促歸鞍人與晴天同一歡嫩竹夏踈和氣之不圖枉使問平安

翌日向陽至自日光山我喜甚矣聞二十四五日法華

萬部二十六七日猿樂若于番故三四句云爾

老羸未得暫優游兒輩留山使我憂擾雜數番娛衆客蚨絡百萬界比丘桑弧蓬矢四方處菴店板橋三日郵天性拳拳無可忘歸來歡拊一時休

五月朔入營奉謁時獲聽徽音

慶安萬萬始元年殿閣紅暎仲夏天黑髮各山唯
一髮不離幕下白雲邊

次向陽子題日光山中詩韻絕句八首
律詩一首

東照官

威德垂傳社稷功二荒山靜一幽宮皇明乞援朝
鮮貢豈啻英靈鎮日東

四月十七日祭儀

迎神曲闕送神還輿輦衣冠遊此山公昔騎龍望
不及帝鄉遙指白雲間

十八日法華八講大行道

堂面廊腰設法筵宰官緇侶共回旋搬柴運水用
何妙掬月籠烟山上天

八講齋會共五箇日山今又豈四劫雙林吹
粉牆緝字絕氛埃縑白成群喚善哉法服糝時雲
忽漏羽衣舞處雪猶回猿將梵夾出青嶂蟬與
音吟綠槐幸自神風吹煦後幾多花菓一同開

八講開結兩日行香

天女乘雲降碧空寶奩捧到上方官要須帝釋熏

巴鼻香地芬芬珠網中

十九日藥師堂曼荼羅供

人雖榮達法難通如是妙經方寸中司馬禮儀排
佛事避名不與皓光同

絕頂雪未消

寒窟四月絕巔高小白花山今又遭西域雙林如
鶴髮東劬千里散鵝毛

又有詔使奉幣詩因次其韻
山號二荒如玉簪幣繒官使致天悅享儀及物君

須記主是神明舍是心

又嗣山管橋詩響

山鬼失君名僅殘迎吾岸上碧噴吼曉行人跡有
霜否月照河沙夏尚寒

次六角藤君廣賢二荒山并寂光瀑布詩韻

靈區自右為方鎮雲輿攀躋再闢基誰語鬼神幽
昧怪旨爭仙佛遺踪奇一山光賁省中幣四海蒼
生口外碑雖信義然非我土武夷九曲慕朱熹

又

山上激湍出，寂光一泓清。石垂泉曳箔，雪漲夏摧瓊。銀漢九天影，金鱗三級聲。見君吟鬢拂，餘滴硯中生。

拾遺藤君資忠者，雲客之髻年也。應命躋。

黑髮山卒事來于武江，其道中有所見之倭。

歌唐絕可以嘉焉，因次其山中絕句韻以寄。

之，庶乎勉而不已也。

翠濕衣冠，嵐氣連千章。夏木色參天，曉髮擾擾朶。

雲筆黑髮山容在此篇。慶安元年戊子之夏

次向陽日光旅懷韻。承應元年

壬辰九月二十二日向陽以官事故從源羽林

君登曰光山十月十二日從還其往還間所咏

詩有古有今有，長篇有律體有絕句五言七言

本共數十首，余見其平易妥貼而進於曩時於是

就中次旅懷一首詩韻其他繁不贅焉時是月

十八日也

晚秋下旬雨兩日，初快晴，促裝葵軒下蓐食，旅懷生國老源次將步騎僕多，更二荒山何遠同時亦

同行行厨每伴食發夕且遲明犯曉赴驛路束卒
呀咻訶下弦影既小舉炬宿鳥驚擔夫雖愚獨忍
性客心清久早奈沮溺只見垂垂氓人奉開山顛
我慕吟風程奇遇無劉阮體格有粲楨一山飾王
木萬夫掃茅前塗金堂上佛唱想籠中鸚盛膳唯
蒲塞檀越自柳營雖禁辛葷菜却藏骨董羹老臣
勤不倦普請決衆評法制條何紊易案要平平我
留在武府晝夜動至情同氣秩天典靜廬望阿兄
蘭闥常窈窕慈淑保玉嬰百家書滿庫不弄斗筭

籛險艱嘗若瞻豈啻詩味成

和函三寄向陽於日光山五百言韻

壬辰季秋二十二日向陽從酒井羽林君赴日光山以官事毋盭故也翌日函三賦五百言詩以呈之且瞻望之且怡懌之余披閱焉不堪待其棗龜因及韻欲使二子熟視之嗚呼天性天倫之至情見於詞表云

陰陽千萬化地祇鎮各國何必補陀落虞衡有所職曾聞景雲年勝道掠白得山中一誅茅誣誇費

民力泥木與鑄畫梵具稍糴飾雖開泉石徑政道
却榛塞錫杖飛凌空豈借仙鶴翼誇說淨界高無
垢不拂拭眼無雲霧碍心是道場直圓仁相逐來
建寺本宮側自古二荒神遺蹟護東域祭祀率舊
章青白幣曳闕兩僧入峰後門多煩惱賊到處叙
仁祠歷年經始丞神戶為佛供遂使識者惻鬼瞰
高明否黑髮暗如墨山都聞而驚木客吟欲仆意
嚳四民外禿頂幾千億况又扶掖童自謂已收巖
修爾稱沙彌三毒深不測住持大伽藍旬旬被佛

翊鍍金諸尊像加之安彌勒往時持氏見欲匿不
能陟還擬結城壁寡弱式微式環攻竟沒落東兵
飢不食羽琴今攀蔓洵轍最思執連枝獨相指陟
陸舉其色想像新華堂丹牘鏤粉黑錦樹飄吹秋
白雲堆滿臆繫月筆可握繼晷燭猶刻日日有風
便時時相共憶不覺老海至唯悅歸程逼廟堂縱
峻險須知本在德萬手拈蘭麝烟嵐送芬馥有威
那有靈幽妙不可識齋會每群飲百榼壘耻慙武
墨廣浮屠猥賜紅紫械逆豫法中王忘了艱難穡

塵勞破海印昏患毀山則誰割妖狐心盡勞盲雞
肋酸漿石與銅鼠負匠欲磨群燈起日月常被利
慾餘觀金柱北斗索朽萬赤仄瞽聾早晚開私已
何時克陰捕水梭花陽對石居默烹雪朝谷簾炊
至欺垂棘嗟今旨攝手百工不卷忒清畫每勤劬
白晦聊憇息逆旅事須吏襟期披鬱抑乾健不動
心靜翕利坤畜兼應元年十月上旬

日光山六百言示向陽

五百言詩函三遐想向陽外日光山而過二句

會以歸書之余乃和之遠其還自山而後向陽
和之函三又次韻其情景云事迹云相思云親
愛云二子之怡怡實可喜焉余再和且以十韻
增之共六百言剪燭迅筆以示之

杲杲日出處東方君子國皇主昔立極百神受其
職中業有偽教自西來得得尋常值佳境峻誑稱
佛力山靈被篡奪胡鬼倏儼飾三才道義廢不見
浩氣塞溟海變桑田太鵬難揚翼寶斂久生鏽匣
水不洒拭醯雞甕同味僉云微生直山在下毛野

湖是中禪側郊原繁茂芻招提滿桑城貝多盛琅
函鰲僧踰位闕自叫紫磨身何異黃巾賊并蛙座
上尊乘以金屋丞摩多羅何物鼓舞聞者側白馬
馱上經烏緇袋中墨法比五時弘弊使四民仆苦
薩雖莫妄鬼神終不億唯是和尚質豈及小兒疑
遁詞有所窮却無妙不測盲人夜臨池失杖無引
翊梵宇金皆塗卵塔石以軌幕府一老臣徑繞
羊腸陟秘殿與深院爲草定額式向陽相從行伴
食不鄙食夾路百千夫掃塵三尺軌兩敲落葉聲

以糞暮秋色星彩百前點夜白脚底黑吾儕計前
程舉首勞心臆此般閑曉岩新堂創鏤刻土階與
卑宮堯禹盍追憶石椁有所欲聞昔遭侵逼然不
儉親葬邦君表孝德祭奠時時催何啻黍稷饋最
謹禮無遺英魂須有識請致頂禮信而遠顏厚恩
嵐吹送明螺雲縫垂衣械貪道求濁富福由多收
穡神聽絮清至人願明哲則勿辭山行難束臈在
筋助雖缺靈運屐戰兢不踢踣醉僧暗雨時溼屏
寫月蝕可畏恃檀恩踐厓忽領仄住持如折薪安

知負荷克常放世智辯無做淵靜默我髻青女霜
 吾身赤心棘別來二十日羈中豈疑忒玄冥代蓐
 收驛信報消息晦翁遠遊篇武公懿戒柳記得聖
 賢訓不驕不吝嗇至此半百韻候蟲寒唧唧初冬
 決上旬晴天日未及籃輦安穩歸相對喜不惑爰
 積一時展坐來解糾纏何不鼓瑟琴背有萱樹殖
 几案書編堆妻孥侍硯北一家兄弟情願學溫可
 即嗚呼二荒山魔魅何處匿造化跡昭晰陰陽一
 太極明年登嶺否看我鳩杖楹兼應元祀十月

喜向陽歸自日光

承應二年四月

向陽奉鈞命季春二十七日昧爽發武江赴
 日光山在山二十餘日孟夏二十四日歸家是
 行也往還共從羽林源忠勝是亦官命也余雖
 愚其為膝下遠遊同一理然莫不日思而倚閭
 今歸來無它滿家之慶彌可積善於是賦一絕
 春末夏初嘗險艱一家天性倍怡顏江城憶得長
 安遠人自日光邊際還

羅山林先生詩集卷第五終

癸巳年四月

羅山林先生詩集卷第六

紀行六

癸巳日光紀行

八十七首

承應癸巳孟夏二十日正當

大猷贈大相國之大祥忌有事於日光山余

不往拜故仲秋未跋步登山向陽生呈一絕

以代飲禰其意雖捧鳩杖祝哽饘不可過之

因享韻以示焉

日光仁宇路洪荒却指武江為故鄉阿堵齋供吾

豈敢瀑前王帛掛巖墻

卜幽丈賦一絕以祖之其拳拳之意可以見焉次韻即酬之

送行詩語筆何乾蛇退坡平不竹竿聞說登山如就善須知後獲是先難

此度函三從吾行將首途作律詩以呈似焉其志可嘉之乃次韻而示之且規遠大云

雲遠二荒山頂天村村經歷戶編編寥虛聚氣大千外久雨滿城重九前有鳥何忘喬木國悲魚猶

識利根川丈夫脚底路行健正是壯遊當壯年

向陽生又有送我征鞍之絕句即次其韻以授之

赫赫山堂崇我君三年心喪要精勤祥盃出自

二荒岫如見青油幙下雲

伯元生賦一絕送余請日光山其趣可以嘉焉次韻謝之

二荒靄旅擔夫催山水瑩珠老眼開籬下秋香蝶相約菊花時節盡歸來

二十九日發江戶過草駕越谷間泥淖處處
僕馬共勞函三及人見友元同行

秋霖晴後出江城舉目東方日掛鉦努力擔夫知
所蹈輿如狹馬作泥行

晡時歷糟壁

輿馬經過糟壁村秋風惡客不開樽一醒一醉地
名在舉世劉伶我屈原

寄宿杵戶

宿名杵戶聽昏鐘隘小郵亭膝僅容吾備行厨奴

鄙食千蚨換得葛仙蜂

晦曉雞再鳴出杉戶未辨人面比近幸手濃
牧越智正則還自日光既過數百步暗中不
相知夢裏不相聞古人有馬上相逢無紙筆
之句況於今乎去二十五日濃牧有欲與余
同行之報知然余未能趨裝故不獲從行焉
林淋今茲七月大樹內府正二品太君轉任右
府八月十二日詔使二人來江戶登營
捧宣旨以慶謁仙院使上皇使皇太

后使共來拜賀之於是 大樹遣濃牧敬告
于皇考 大猷院之廟堂禮也事畢濃牧還
林樾彌高大樹風奉詞皇考告登公早行官使蕭
蕭馬不覺肩輿坐睡中

幸手邊半里許有鷲宮古來之靈社也我雖
聞其名知其社主以路迂故不往焉我嘗見
其緣起十卷許有云有間王子良岑安世來
此為神云云其本地釋迦也云云室八洲事
潛合起於此且富士山神與津神其餘處處與此

神同體云云豈翹此而已哉諸方之神緣比
比皆然奚足以論哉今社主之祖幸值

東照大神君擊與之時受神戶四百石且賜
太刀并馬其太刀今猶在云爾夫有間王子
者有故繼死于紀別藤代孝德帝子也安世
者桓武帝之子也時世相遠不可同時來下
野國也以有烟事故并富士室八洲等以附
會之諸方神緣大底如是蓋浮屠掠神為佛
劫主而以客為主改社為寺院僅有其名而

其、實、皆、爲、浮、屠、所、有、可、勝、歎、哉、然、此、社、戶、四、
百、石、獨、社、主、能、掌、之、而、社、役、祭、祀、不、斷、云、緣、
起、又、云、王、子、携、野、列、長、者、娘、夜、涉、川、號、曰、河、
越、又、王、子、行、武、藏、野、渴、甚、拔、劍、穿、地、求、水、號、
曰、堀、魚、井、此、等、類、不、少、不、知、然、否、

天地神祇鎮日東妄言氷水色空同鷲峰所在點
胡鬼莫把佗名論鷲宮

懋古河憶舊城主土井大炊頭利勝

三代執權名久垂威風唯要厥謀貽一時占得黃

梁夢蓋世大炊纒一炊

古河永仙院者足利氏之蘭若也鎌倉物管
源基氏者尊氏子義詮弟也曾孫持氏時洛
陽將軍家有事故持氏心思已當爲將軍既
而執事者立義教爲大樹義教初出家爲青
蓮院弟子然長其髮暴頭詣石清水爲室町
家督普廣院是也持氏怒將背洛上杖氏諫之不
聽遂使其子元服于鶴岡宮前先是鎌倉每
有冠禮必請之洛故副惣管上杉憲實又諫

乏不從初應永二十三年持氏避上杉氏憲
後號自鎌倉逃駿州既而復歸于鎌倉其後
禪秀有事故湘洛之隙遂不得和也
指鎌倉永享
年中京軍率衆有事于鎌倉十一年二月持
氏歿其子春王麻呂安王麻呂奔依結城氏
朝氏朝欲入日光山既行以其不能扼守故
即還已城拒京軍數戰不利結城之城遂陷
氏朝自殺春王安王被囚京兵捕二子義教
命之斬于羨濃垂井安王弟潛脫匿一寺爲

沙彌甚幼而人罕知焉於是赤松純義教京
洛大亂東人搜小沙彌立爲關東總管改名
曰成氏成氏之子孫以鎌倉不能居故年年
或微分散于古河喜連河之間其家臣東土
之掇一城者皆自守數及脫怨事繁冗不載
此焉及豐臣秀吉公來東關驅古河并之喜
連河界古河于武人云爾基氏以來累葉之
木牌在久喜其棠院暨永仙院余曩歲往彼
院以見之是行也以路小迂故不再遊徑赴

古河

總管家衰日么麼圖攻甚急血流波結城內爛鬚
鱗削冷笑枯魚過古河

自野木里到真間田下輿旋任口亂道

坎背離前體自如尿牀厠上只平居懸河雖吐腹
如海不減不增依尾間

今日又滂雨淋漓從者衣製ルエマラ

天工不易定陰晴懊惱吾儕逆旅情轎擔油幕垂
餘滴恰似蓬舟陸地行

斯須歇于小山且坐喫茶東照大神君在

世時本多上野久正純以此所為采邑

正純巨室既塵微物換星移訪者稀顧雁俄思姓

丁鶴村田如故主人非

旅舍出小山而行有二道前而往還於宇都宮尤

如轉則壬生之通路也

楊朱南北忘西東哭泣何為阮籍窮乞折壬生從

此往直途遙指宇都宮

兩參姿川河上林鳥香木餘燼回頭王林相樾水

雨後方增河上秋爲看水鏡幾回頭王祥卧跡水
消盡萬古孝名流不休

飯塚 近歲新置此野

啾啾黃口此來過世上老饕看奈何拾棄民如負
荆者當供善飯祭廉頗

萱町 驛頭驛尾小矮茅屋駢連爲隣相對
爲編戶俗謂之萱町夫萱者非茅草也而卿
談言茅草則以萱字爲訓亦是以莽爲菽之
類乎言之訛也文之轉也若欲識字則可問

千歲之子雲若又倭訓同而植物異乎
到處郵程何等閑不憂拙計苦貪艱祇今屋裏須
擎笠雨過數町第一間

函三友元徑行室八嶋以見之以其爲名蹟
故也余先着壬生逮秉燭二人同到壬生余
曾見彼鳴今再想像作

地名爲室幾多年雲影氤氳揚水煙神物如生陶
侃翼八洲飛集八洲天

又

倭篇不使鳴池乾下野洲中古跡殘庸詎八龍鮫
室住家家竈有伏龍肝

是夕壬生城大三浦志別牧之家人筑摩某
來訊述志牧之意寄小肴若干蔬菜等乃投
厨下而調和以喫之此城及民屋今春嬰鬱
攸而煙煤狼藉如今漸修復改造逐日須如
舊志牧之志可以感羨焉志牧在江戶聞余
經過於此而有此贈雞卵魚菜在贈中故詩語及此
淮白驗罌盈籠筐菜根錯雜煮牛房明天豈有供

濛氣今夕劈開雞子黃

又志牧所贈有泥鯁

長缺勿言歸去歟今吾鮮食不勞漁海鱗極大泥
鱸小相似真鯁是子魚

又

宇治在勞又山城兩處壬生一樣名廣知掠虛苦
薩號壬生地藏在西京

壬生路傍有慈覺生處今已不有小祠也繫
白紙幣於藁繩曳之以為證俗傳覺死層山

徒與慈恩寺僧爭其骸遂身首異處云
渡海圓仁震旦通魯聞台嶠古時風門徒如蟻如
鳥否身首奪分西與東

九月朔朝出壬生旅店會大久保政朝還自
日光並輿面話報吾安穩于江戶留守者
霧中逢友互吧吧三日行程天一涯並轎傳言惟
幸甚告家使識我無它

榆木驛

春風鑽燧受陽精秋日經行量幾程昔有故鄉豐

社在今聞榆樹置郵名

鹿沼

今見與地名異

面前清渠綠帶小尤顧灌木在山表世間虛名物
皆然未見麋鹿又無沼

花間河

古來川上嘆晝夜永瀏瀏花徑水何暗桃源洞自
幽枝枝非木筏葉葉不扁舟菊滴南陽岸草沾下
野秋代入魚洗錦蘸手蝶奔毬漱石舍雞舌湛藍
瀝鳳味越聞紗綉浣渭見粉脂流梅落泛橋留粘

開催消遊最疑龍火伏波面有烘篝冷笑殺嵐景
每春楔可修

火夾村

腐草蒲村疑有蠲箸匙挑起死灰燃星星須向隣
家乞一竈薪窮火尚傳

板橋 距日光三四里許

來往途中一小莊本非略約不與梁孤村應為日
光道九月朗天無肅霜

今市去日光僅二里時日中市未散 日光一
各補陀

落勝道所稱也本名二
荒蓋其音訓之轉訛也

將入補陀從此過市門須是賣僧伽即今麾日競
趨利一掬金傍二魯戈

此處有淨土宗號如來寺 大猷院大君詣
日光山有穢忌宿此寺寺傍新造官舍為之
儲備故賜住持僧銀若干仟且寄附田地三
十斛既而天海以今市為日光門前故欲取
如來寺以為末院於是增上寺住持上人某
告訴未行斷決海黨將弁吞之久之官命復

故祗今為淨土之末寺

淨土天台孰弱強烏為相奪界豺狼輸贏爭競佛
心裏知是道場耶闡場

鉢石

日光山麓市民多何有考槃為碩適若使阿難心
匪石鉢堅不可見登伽

此夕踰山管橋訪梶尤兵衛某秉燭相見乃
附若勿羽林狀讀訖傳送之于山口圖書助
及龍光院僧某甲而約翌旦參堂之期且

與梶氏有懷舊之感此人者大猷大君近

習具臣也時號曰小納戶衆薨背之後入山近傍

堂邊故官命掌山中事與山口氏共行之

一宵辭若共相逢道舊結眉聊喜崧山上雖朝驪

岫景依佛阿監說玄宗

辭梶氏畢赴山口氏宅即其隣也山口氏病

後著袴出見慶彼平復余請使傳語于大樂

院沙門某甲以告明晨參宮之事於是舉

猛燭而歸鉢石之僑居

石岩犖确似老翁，只憶昇夫頰。往旋夜白，而今何，
惡路照山，燭影映長川。

山管橋

悲鵲非龍，山舟長驚看。複道架天潢，投管若作羅
公杖近月，銀橋通日光。

黑髮山絕句次函三韻

崑崙覲面問青童，盤古髮毛苔徑風。峰似小兒終
不老，孱顏辜負世間公。

古云盤古皇死其毛髮為草木杜詩云諸峰似小兒又有五老峰之號今借此等字以用之又賈島詩松下問童子又蒼為石髮未句取許渾語而

及之又杜牧云青春不負公公乃公也世間公公共也借其字也

二日朝卯辰之交，詣大猷院殿，御堂，携函
三友元同行，花房氏，提氏，龍光院沙門來會，
余白眼白，袴玄襪，捧香資，奉拜函，三友元以
序而獻，以拜皆同，殿堂，駟聖輪，與惟新，光彩
煥發，踰石階，登每曲多級，甃砌無罅，左右石
壁岩，墻礧礧布地，門門圖畫，步步無塵，竈中
揭宸翰，院號三大金字，于朱門，鐘樓鼓樓
相並，連甍有巨石，盥盤以長銅，篋兩箇，數丈，

許引瀑以注于盤，清冷足以洗手，激流足以滌肝。且造秘庫於深高處，以銅片蓋覆之。少時所見猶夥，不可枚舉也。况其餘所未見乎？余已老矣，再來不可期，故請得見人，未見處而撫意以歸。乃辭花房氏、梶氏等而去。花房來自江戶，一月間監視禮拜之人，以書其姓名，告執事。此輩每月輪番往還，是日花房在山，故來會焉。時號曰

昭堂營構棟雲新，四海蒼生如奉親。日域餘光播

月，峭把他利利，勿比倫。

又

日光山上暮秋風，草木如春偃露中。淨界何須方外覓，人間自有天宮。

步自御堂直詣東照宮，函三友元亦從行。及階逢大樂院沙門某，踰闕禮拜及再所捧，如前拜了。二子共再拜，既而神職者持幣向吾，以揮颺。即入與沙門共拍手，事畢更登羊腸石徑，入高處。再三級有事于所見，而退。

槐庭所坐久欣榮况又柳陰千萬管今古本源流
不盡武門草創大功成

大師堂天海僧正所掩土立一字時人呼曰
大師堂余先是初見一高處有堂問之荅曰
大師堂也此山勝道死後台徒以為已窟宅
則智顛乎最澄乎圓仁乎皆非也按本朝

最澄圓仁空海圓珍此號四大師仁和寺僧
益信雖求此號然有故不行海物故後武家
執奏於是勅賜謚慈眼大師希世之事也

是行遐想遂口占一首

生涯還死法華心福壽海中波浪深時節因緣追
顛頂陳隋帝者不知今智顛號智者大師其弟子
准頂號章安大師陳隋二

代弘
其教

余攀此山三十七年間殆十五六回其見本

宮新宮三佛堂賴朝堂本号法華堂常行堂及龍

尾寂光等已熟矣然累月積年諸堂衆舍或
改舊貫或新造為或補以繕之或易地而移
居今茲愈改其所觀悉皆東照大神君

大猷院大君之庇蔭也

蜜脾綴處必屬稠堂院莊嚴聖又鬆豈翅紅楓翻
錦繡山中富貴白雲浮

次韻函三拜 東照宮詩

超越神宗陵廟燿靈光難及日光巍多多蠻國舶
頭貢八八蜻泐旗下揮徒慕金仙為羽化却居王
殿似翬飛柳營繁茂本枝在不受清陰舉世稀

四本龍寺詩次友元韻 四本龍寺元是本宮也僧勝道所報立也

神護景雲山始開爾來名通野摩堆何僧嗅易知

天道乾卦四爻自得哉

本宮 置千手觀音

余三十七年前詣宇都宮與同行人請禰宜
見緣起乃古記一卷也此神即是國津神也
二荒明神之子也又見一額題曰日光大明
神由是見之則以宇都宮神為日光明神可
以證焉乃知父讓跡于子而避於二荒山者
歟又知其為國津神則下毛野國之守也非
大已貴非日吉神故延喜神祇式載下野國

河內郡二荒山，神社昭晰可見焉。何把異域
西方之鬼神雜亂，日本之英靈哉。沙門勝道
以山欲爲已有，而二荒補陀落，以倭訓近故
改山號以開基。逮圓仁赴唐，兼學顯密而還
乃欲使勝道者流與棄于已，乃以二荒日光
音近故改補陀落爲日光，則謂大日遍照之
山也。於是別立一宇，名曰新宮。昔朱文公謂
各山勝地幽閑處，多被浮屠掠取，誠哉是言。
天啓中華，旣然况我邦乎。吁，古者禹與益烈山澤

而焚之，虎豹犀象之爲害者，皆被驅逐而人
民蕃育。故重華命益作朕，虞周公置山虞林
衡，亦是益之遺則也。焉得真衡之人以驅之
豈翹惡獸而已哉。梓匠者往，芻蕘者往，雉免
者往，隱逸者往，如此則人民無害而有益矣。
疑哉而祭之以禮，其守愈有效，神而有靈何
不享我言。

野刈鎮護巨鼓祠，恠殺觀音來現時。他處含靈無
混穢，宇都宮是此神兒。

新官 置馬頭觀音

觀音臂折張馬目本官新官不同屋早晚四手變
四蹄失却九百九十六

緣起謂空海入此山往往有所建之跡余見
性靈集及師鍊釋書附法傳等海遂不來茲
但依下野伊博士之請作勝道碑以寄之何
誣海耶余壯歲奉從東照大神君之獵狩
宿相之腰越急遊江嶋入岸穴行數十步
有小水渚處土人云空海來卧此處于今不

熱不寒殆如入肌余以手掬之冷濕如常又
何誣而惑人乎亦是海不來然世間慕彼名
故矯掩至此矣海不來江島不登日光唯
僧侶借其名以誣當時惑後人而已古河城
中有賴政櫓壁俗號曲輪也所謂源三位乎亦未
詳所據
堪笑矮人來見場雷同信耳共陽狂一傳勝道碑
文後空海虛名留日光

龍尾 本尊阿彌陀

直流一汎濺山陘王沫歎飛錯落星石擊波頭相
救否率然蛇勢躍清冷

三本杖 昔云千年物也在瀧尾上頭

箇箇侵霜不白頭料知龍腦暴肪油石根並結銅
柯接三大仙杖一色秋

摩多羅神

僧徒說云傳稱最澄入唐時金毘羅神現于艫
頭曰我護汝風帆無恙歸朝祈祭此神一名摩
多羅神即是大巳貴神一體也山王元是配此

神故台徒莫不信仰之摩多羅好歌舞左右有
二童或擊鼓或起舞一曰丁禮多一曰尼子多
是脇侍兩童也若鼓腹不空則無聲可以出若
無機則無可舞動此其所標教也又曰此神譬
之竹外直圓有節中則虚心四時不變色此
神意亦復如是是台徒所秘而所訓于欲聞之
者歟夫山王者若果日吉神則非大巳貴也松
尾神大山咋神有所配而大巳貴之兒孫也余
曾作山王辨在反故堆裏否今偶忘之矣此神

像秘置法華堂內人罕見焉法華堂俗號賴朝堂未詳其仔細

胡鬼吹傳異域風摩多羅亦在山宮日東豈是瑠璃界附會藥師神將中

三佛堂

三大像彌陀千手馬頭道長公御堂有丈六佛九軀此三佛高大於彼

破屋尋常貪窳悲伽藍多費又滯祠法成寺佛三分一存歿誰看彼此時

相輪檣

出地上高五丈餘入地亦深疊石為穴埋其根

根邊周以井幹而固立之天海與右金吾源正

網胥議請于官以造建之

僕告曰其大可二人合抱有以銅繞纏處

大者為楹為棟梁等閑五丈一乾薑葛藤爛處陸

沉否破費東山水上檣

想像寂光次函三詩韻

寺安置不動像

寂光世界本來無不動所居同一區赤水引流移此否泉簾白盡幾玄珠

三日夙起函三友元陟中禪寺山僧一人與

亭主

俗無貴賤宿主曰亭主

為鄉導及脫歸鉢石乃聞

過清瀧寺停輦駒于中途以峻險不可駕故也徒步進登中禪寺入湖上之坊以飲食之界頓食于奴僕使僧等開鑊戶視植木千手大士四天王像勝道像且乘小舟泛湖面上陸援葛藟踐岩石殆欲齒足透無人之境觀華嚴瀑布直下一級百餘丈許雙眼如眼兩脚最酸既而返本路復駕輿以歸云云語在函三紀行中余三十七年前太神君自駿河久能山改葬於日光山時陟中禪寺故今

日不同行也但以不看華嚴瀧為小憾鎌倉將軍宗尊親主作倭語樂府其中有補陀落遊之題以講華嚴瀧蓋謂此也歟古人有子長遊又有江山成助之語杜甫有夔列以後之警策邵雍有壯歲諸方之行遊今也函三可以識焉且示諭友元亦知之然不立岩墻下之戒亦不可不思焉敬哉
湖在峰頭是諏訪首根湛水亦滉潏蹇象艱難獨中禪坎上分下小舟盪

中禪寺曰觀華嚴瀧作排律一篇以呈之言其直波直落長流百餘仞至於其涌出處不可以見不可以測則未知其脩幾許也想其源出自湖者耶所話頗詳所詠又備聊足以濯我旅塵昔孫綽未見天台而製其賦吾今亦遐想緬懷口占一絕云爾
激石長流雷怒號想當赴壑作層濤銀河落自崑
盧頂性海涵天水亦高
奴僕還自華嚴瀑昏語云自湖上陸以行如

無路導者分草排篠先之尾從者移刻下石壁如阜細梯其危險最甚漸至少平處臨見瀑布如曳長帛雖千尺龍綃亦如此乎函三友元暫憇焉仍遺僕等與導者共下其徑僅尺餘左右有小篠其外皆深谷不可測也行可百步餘至巨磐上其石臨谷如宇檐雖飛禽走獸不易往來磐上有大榎樹苦行者繫長繩於樹枝而後結附己身令導者繼苦行者投于瀧敲擊之既而曳舉之彼文覺入那

智瀧亦是此類歟異邦有懸度之嶮尋撞之
危與長繩繼投者同日之談乎余弱冠時赴
西州視蜜船舶主使崑崙兒修帆乃外百尺
檣頭自縛腰以繩而結于帆下放伸手脚其
繕帆殆如猿猴行樹上攀援輕捷今此山僧
山民與黑厠猿狙無以異歟吁曷為令函三
友元等但觀之哉余噬齋甚矣遊羿之穀中
央者中地也然不中則命也以往戒哉以警
他後或曰此山中有入峰者謂之行者又俗

號曰巡禮其云登男體絕頂云浴華嚴瀑之
屬徃徃處處人皆昇錢米然則利之所在莫
不競赴也吉野熊野羽黑富士等之山伏修
驗者比比皆然所謂山伏者雖出自役小角
越智泰澄然醍醐山之聖寶三井寺之行尊
再興焉由是見之勝道亦是小角泰澄之流
亞乎俗謂山伏者山鬼之役使也或又有役
使鬼神者焉云爾俗呼山鬼為天狗中華所
記有山都山輝木客山中老胡之類蓋此之

謂耶佛書所云魔亦此類耶華嚴瀧流為長
川號曰小古來川其中間寂光之瀧水所激
也岩石激磯白浪迸至聲如雷喧豗即是山
菅橋下之川也過橋而左稍荷川亦合流於
此即是瀧尾之一枝也山水之美兼具者誠
非它山之所及也
塵垢洗除巖窟中依佈文覺浴三熊世間修驗入
峰者猶有華嚴瀑水通

植木觀音千手像在中禪寺相傳勝道所刻

也生水根株于今在地中函三所見詳於余
昔所見因記憶之以作一首

卯水觀音古道場補陀孤絕在高岡非釜非土唯
生植三十二相無此相

僕童自中禪寺折紅葉而歸

普門開處現神通海岸移居高嶺中冷看觀音奇
恠事白花雖小變紅楓

佛法僧

山中有鳥唱佛法僧故號曰三寶鳥是僧輩所

誇說也紀之高野城之醍醐并此山三處有焉
我國俗說鶯或轉日月星或曰法華經鶯聲掛
本尊之類則他山亦可有三寶鳥乎空海所云
三寶之聲聞一鳥謂高野所有也禪徒相應夢
岩有豆耳鳥詩亦此等之類乎古人有聞蟻動
而為牛鬪焉有以蛙鳴為鼓吹焉是耳之病耶
矯托以誇峻乎誰得治長白龜年之傳以正之
哉梅聖俞蘓子瞻黃魯直等有禽言詩余今偶
爾任筆

不如歸去淚沾襟谷響風傳山更深
趨織催耕教衣食一聲三寶是珍禽

忍辱草

藤原敦光二荒山記云草有忍辱鳥有佛法僧

云云

無種土毛自葑葑移植福田不用禾勿言佛法有
金湯草賊太敗忍辱鐘

二王杖

中禪寺有雙杪號二王杖寂光亦有
兩株皆高大與龍尾三本號甲乙其

斷三人合
抱猶有餘

兩叔自是千年物，毘嵐大吹不可拔。樓至螺髻俱
化生，知是山木皆成佛。

中禪寺塔

多寶釋迦俱對顏，塔婆一箇古今閑。南天芥粒難
投擲，涌出中禪山上山。

四日出自鉢石，蹄路宿榆木驛。今市村外有
二道，其一則通宇都宮，其一則往還于鹿沼。
此兩途，左右傍植枹木千萬株，或細小或喬
大或新而大，或碩而蕃，與古松相雜者亦闕。

有之松平，右金吾正綱所移栽也。以願爲日
光，杜木故而巳，是行也。函三欲往，見宇都宮
然以其路迂遠，故復還于來路。

馬背西風秋未徂，野勿處處景何殊。松枹惟肖金
吾棒，衛護日光邊畔途。

五日昧爽出榆木宿，可半里渡小倉川。天氣
不冷，故不勞朝涉。

朝涉小倉駒足忙，役夫肩聳枹頭揚。吾輿不借國
僞惠，今又下流無紂王。

合戰場

土人云，雉，錫，小山，皆川之關，場也，知其詳者，未之有也。

古人戰地，任今聞，只有遺名，不有墳，玉露草頭如白骨，輿中諳，諳李華文。

椽木驛

此村亦聞，郵驛，處秋入，輿落，慰羈旅，知是槽，櫪繫，猿狙，飼得，朝三暮四，草。

富田里

源下，大中寺在此，處。

風吹，無射，午時，天行，盡村，村亭，埃前，甚恠，氓民，却分貝，拆開，富字，是同田。

仇野 土人口，豐臣秀吉，時修理大夫，某領

此地，四萬斛，及，台德相公，之世，匠作，有事

被黜，掌倉司，簿之輩，培克，以為，九萬斛，其餘

稅金，數千兩，既而，賜本多上野介，上野介，植

松于，尤右山，殆數萬株，既而上野介，恠，旨，左

遷于，由利，於是，此地，為官，貢且，材木，不可勝

用也，又每歲，薪柴，價金，數千兩，及

大猷院君，之時，分賜，井伊中將，土井侍從，酒

井少將，各充，一萬八千斛，其餘，所未賜，則為

御厨料故主_レ捨者_、非無私其利_、執圖帳者與_レ同_、其姦_、今之汚吏_、細于米塩_、倍于前吏_、受俸者_、皆無不腹立背熱矣_、何無如下式_、欲烹弘羊之人乎_、其聚斂貪吝之酷_、不能容易言之_、雖他膏腴地_、皆然云爾_、余今望彼所栽松_、滿山青青鬱如_、鄧林_、吁其人_、不以爲一炬之明_、又不得以爲一束之薪_、又不得以伐採柱楹_、曲椽_、唐人詩_、釀得百花爲蜜_、後不知辛苦爲誰_、且種子作高松_、有所待者也_、劉後村所

謂一生著數落人_、先白髮栽松_、却可憐_、是此等之人乎_、吁松哉_、誰植之_、誰獲之_、雖然若祖龍之植_、湘西_、則暴惡也_、若衛文公之倚桐梓_、漆及樊重之所栽植_、則保國家者之所不忽也

移植_、稚松_、期鶴來_、料知後世笑_、哈哈_、一時便作千年計_、留與他人採_、羨材

佐野郊外二里許_、有號舟橋者_、雖無水而纜有_、略約_、倭歌所云_、處也_、或曰_、水潛流于地中

出于侂野號之天河焉所謂侂野渡豈是乎
想昔有川今涸乎若不然何以有舟橋名乎
中華水之一隱一見者濟水也是非無其類
也歟若夫地脉改道地震拆壅者亦有之乎
若三河國無八橋無杜若之屬亦然乎今舟
橋松杪三四株下有小祠又云侂野民家相
並處號天貓鑄錡釜鎬處也
侂野舟橋有古飲何時至使舊蹤無聞名應不信
其實無水無橋路亦枯

侂野西場之間多小村隔村有田畝有獲禾
者有犁畊者土人曰今茲此地久不雨故無
禾禾永處則荒損有水處則有稔

田野雖多無有莘湯王聞昔德惟新村園日暮犁
耕在莫恨官途寸暇人

將到西場有川置大踈籠納白雁涵于水中
者問之荅曰此囿也受許捕鳥符而執鳥雁
類如此筭其頭以貢之其餘則賣之云

幾多漁獵涉山川籠網手中常擊鮮為醫為媒鴟

雁外雜文象齒物皆然

過佐野行殆二里許入山麓一村號曰西場友元即罷法印元德之采地也村老與土民等出迎友元于中路余與函三共被誘引乃來此焉設浴湯備飲食遂宿焉

林麓西場掃綠苔柴門先捧酒茶盃不圖野菽山肴外添得珍鮭玉鱸來

六日晨炊漸過出西場赴足利殆二里半眠於肩輿中先行者假宿于里人余繼至携函

吁風俗之類敗可悲哉絕句一首以呈之函三友元同作焉即授睦子睦子復談云關白秀次歸自東時前寮主元信閑室取什物從秀次以赴洛東照大神君聞而恚之既而秀次背秀吉公入高野山自殺於是信亦轉徙神君使城氏與月齋責收什物以還此處所謂此四幅聖像及五經注疏在其中即今所縱觀之圖像是也故法眼狩野祐清所畫也云云

儼然小影益尊崇海上乘桴秋末風千歲再逢楊
伯起關西易地_ニ在關東

出自學寮與睦子同入_ニ鉞阿寺寺者與學寮
為_ニ近隣足利源義兼之舊跡也義兼戒名_ニ鉞
阿因為寺號堂內置大日像密宗僧住持所
領僅六十斛分配十二塔頭故輪藏朽而破
壞不能修補焉想義兼全盛時豈意至于若
是也然他寺有名無蹟者礎石纔殘者其名
號不知之者徃徃有焉如道長公之造法成

寺紛奢駭矚丈六佛九軀如梵王宮帝釋天
所居也到於卜部兼好時既無像無寺其礎
尚無所遺雖多少朱明宮殿豈不然乎由是
見之當時華義奇麗之處焉知_ニ不如今之感
昔哉宋景濂見血書大般若經六百卷破裂
散失而歎古人之血為_ニ寫經_ニ歷之其忍戒艱
苦之甚後人以_ニ為草芥_ニ雖_ニ腴民膏膈_ニ笮他津
液者_ニ今亦然乎後亦奈何

輪藏既崩蹤僅存黃泉當斷義兼竟昔時金鎖與

銀鑰秘密莊嚴鍬字門

出足利赴行道山提宿主爲先導面前有山形如分裂間之乃對曰謂之城山源尊氏所築居也山腰有平處尊氏以爲馬場今家人隸習駕馭又曰距足利二里許有稱赤橋處余聞之思彼則尊氏舅家所住歟又曰新田去足利可二里德川亦近但至世良田殆可五里寺尾在新田中余復思大炊助義重據寺尾城以其源家之嫡流故有自立之志不

應鑰倉之招呼是其處也耶進登行道山其路傍有民戶處處曰土井能登寺及舍弟虎介所食之邑也漸逮坂道下輿而徒石尖徑狹適兩山之間似峽嶮有大磐相對號之名號石自山上細流入溪其清澈如小瀑而大枳巨檜老稚青鬱可蔽人又別有樵子小徑且束巨薪積堆于路愈進步則曲折鋸齒踐層棧者若干余老矣使從者推腰以登函三友元踰尾而躋旣入寺門巉岩衝鞋其居者

倚崖傍岩以架舍屋雖古之岩栖谷飲不適
乏也有額曰淨因寺住持僧利山聞余來驚
出迎縱觀其所居并寮舍皆並階有小屋清
掃無塵雖鳥之巢棲于山不適之也且坐喫
茶利山曰佛光嗣佛滿其嗣偉仙開此山故
舊屬鎌倉圓覺寺近世屬妙心寺爲關山汎
偉仙謚曰法德又談曰此傍山行二百步許
號曰大岩行基菩薩所關也死埋此寺邊所
傳稱未知其詳也余輩辭而出利山并伴僧

數侶出門送之逮還足利旣秉燭

山岩孤絕處古蹟未空亡鳥道百千尺鯨樓九月
霜凌雲登勝地臨谷架禪房單豹不逢兎何趨名
刹塲

是夕睦子來訊謝報今朝所往訪且次余及
函三友元三首詩韻袖之以呈且索點竄余
加雌黃以諭焉睦子作禮而去偶土井能列
家人大野某聞余宿于此贈以兩者佳菓精
米一俵薪二十束以其有餘故寄薪於睦子

夜既闌則使宿主傳告之七日出足利濟二
野瀨川淺而廣然有高擡輿于肩頭處擔夫
振聲呼石滑則後者答曰諾諾踰河而行過
館林到河俟而亭午進行器餉時向陽生自
江戸騁使捧簡寄鮭魚一頭乃告留守安穩
問道路無它否余讀之悅甚且賀之以絕句
慶余始赴來地又家書數通所謂抵萬金者
乎館林者榊原式部大輔康政為城主年久
矣及其孫忠次改之為奧之白河城主乃使

松平和泉守乘壽居焉河俟亦泉牧之采邑
之中也忠次今又改白河以擬播之姬路城
使本多能登守葦越後村上食邑徙居白河
城館林舊名仇貫爰有善導寺東關淨土檀
林之其一也近歲余所識沙門以傳住持後
改遷於飯沼弘經寺一年前以傳物故可以
憐愍焉彼為我方外之教情然我何玩人喪
德哉復奚辟哉

東國武人居守傳壘邊二里利根川館林善導雖

如故城屬泉冽僧入泉

自館林街衢行到河俛而乘航于利根川過須賀村酒卷村而入柿沼柿沼者余之來邑也宿寫老宅滿村民來拜走於是絕句一首用向陽所寄詩韻

吾老聊爲籃輿遊始來來地少時留紙如柿葉硯如沼寫出林光錦樹秋

八月朝出自柿沼過熊谷入蓮生寺寺內安無量壽像其右別壇有蓮生法師木像土人

曰此自洛東黑谷摸來者也道心者造厨子漆飾以寄進之蓮生者直實法號也此寺一里程有村岡直實死處也而埋骸于此寺或曰彼系圖在住持處即請見之則桓武帝苗裔平直方之後直貞之子曰直實昔有大熊害人多矣直貞少年射中熊熊負矢向直貞直貞拔刀遂斬殺之一族大驚喜以爲私黨之長於是熊谷爲號又以爲地名直貞年十八早世直實有父風其勇名昭昭乎世今

不及言之余按葉上僧正榮西死洛東山建
仁寺或云死于相之鎌倉是東鑿與元亨釋
書不同直實死處有異亦此類乎記者傳說
者皆不得其實欵件系圖者自藝勿迎接院
寫來直經者直實之後也將軍尊氏時直經
居于藝州其居處遂為寺有蓮生像乎
地名熊谷氏同然血氣衰時入佛筵木像若今能
渡火淤泥中有焰中蓮

久下 直實與久下直光為一族一旦爭久

下熊谷之境直實不得意怒而斷髮而去事

詳東鑿

直實直光相怨仇兩家告訴得情不奈何不灌瓜
田去滋蔓却為蓬累頭

袋村 林余之食邑也地狹田少若夏久不雨

則菜圃亦槁損但土宜牛房云爾

園圃唯望露濡蕃乾中風味鼠粘根公劉好貨非
私利願暴餓糧入此村

赤木村 亦是余之食邑也地廣而圃田多

或與他由限路或與隣村隔堤堤之屬赤木者殆三千數百步其間有田有圃水少之年則良水多之時頗不良然以其廣曠故每年之入不_レ乏_カ土民不_レ懶惰則五穀繁蔬亦良歟
柿沼村袋村赤木村余始來見故與物于峻老等各有差袋與赤木共有新田在別處皆相近接

村名赤木豈無由日影露光林際浮霜葉交松映衆植此行當伴子房遊

春且重陽 夙步自赤木視村中有一古叢小宇漸頽未知其為何祠每逢佳節村童等來達宇外云爾周叢四百間許乃駕輿赴鴻巢鴻作鵠傳說昔有一大樹稱樹神民以飲食祭之不則害人一旦鵠來巢枝上巨蛇欲吞其卵鵠啄殺之自是神不害人於是以前之除害有益故號曰鵠巢遂名社又為地號云鴻巢之去赤木村僅二里 東照大神君之放鷹于忍也余奉從每冬數歲此時鴻巢者

台德大相國之狩場也為觀大神君來遊
此數日故扈從輩自忍來奉謁如拙者亦同
奉拜歸忍距今既及四十餘年其後
大猷相公御遊于鴻巢余亦奉從或一朝御
覽忍城或一日獵猪鹿於石戶蘆葦之間余
逐官馬塵以徂觀焉距今漸可二十年歟
三大君或化現為神或登天或作金仙嗚呼
所謂一世之雄今焉在哉余思如存如在之
意奚忘之哉鴻巢不改舊吁感慨之至長吁

一聲聲太息有餘此地有專修念佛道場號
勝願寺余曾遊觀寺僧誇說此佛像腹內藏
片紙阿彌陀不知其數若有求之者潛取出
以示之乃手探其肚孔搔出果然有見而異
之者有信而合掌者余亦捧腹莞爾想今猶
然乎

毒蛇屈曲棲叢梢尖嘴穿開錐爪插黃鵠千年来
集後秋風檜雨不翻巢

又

勝願道場安養風念珠在手緝源空少康嘔吐不
清淨流人彌陀腹肚中

適上尾未亭午然飲食了經大宮世傳氷川
神社也既到藏里日漸沒縮毛戸田皆同也
處東照神君自江戸還駿府時御獵此地
本多正純扈從焉叙客柳生宗矩在江戸正
純招之屏入談其叙術移刻而去余壯年應
彼招往訪宗矩揖出正純告座中曰宗矩秘
訣我既知之是日神君自原野未歸其間

余往見池上本門寺誠大伽藍也近時紀伊
君之萱堂專信日蓮流造立之雖京知恩院
江戸増上寺不適之城南東福寺雖稍小然
諸堂備焉月輪相國爲之檀越共是侯伯達
官所施爲也獨東西本願寺甲勿身延山堂
舎以門徒之衆力造巨寺與向諸寺相抗衡
吁奈何哉聖武帝之毘廬殿爲後世之備之
始也民豈可堪哉自池上望六卿橋如長虹
之曳地如大蛇之橫波余所見宇治勢多參

川之矢矯之屬并此為最大寔壯觀也他後
侍台德大相國御前時言此橋見于池上
台顏快然忽懷四十年前之舊事感慨不少
行行到鬼弄秋光江府不遙輿馬忙四十年餘相
識盡黃花依舊幾重陽

黃昏擔夫少休乃自蔽里進到河側舉燭以
航之上岸少馳輿輿丁疲而遲緩且薄霧掩
月故續燭促之先是雨久泥塗今適旬不雨
人馬跡乾枯堅如倒屐齒如踐石徑前者曰

阿曰惡後者曰唯唯又曰穴曰橋答曰看曰
諾諾從者曰三輿近行勿遠答曰在斯漸至
板橋先行者弛馱踞于宿以須我於是喫湯
飯與國三友元俱矣乃入江戸比及吾廬向
陽子遣人來迎友元奴僕亦來逮其孔邇與
友元共辭各歸家夜漸參半古人所云僮僕
歡迎稚子候門誠哉此言也

輿外秋風掃扮埃重陽夜月漸歸來黃花有語須
聽取今日待君猶未開 九月十日

翌日向陽生喜余無恙棗龜呈絕句一章以
祝之余亦喜其互無它於是次其韻以示焉
所學居仁宅是安能排龐蘊說團圓擔頭不挿蘆
花絮幸幸家無閔子寒

羅山林先生詩集卷第六終

